

Xi Fang Ling Yi Xiao Shuo Cong Shu

西方灵异小说丛书

白蜡树

Bai La Shu

蒙塔古·詹姆斯 著
李铁军 等译



百家出版社

西方灵异小说丛书

白蜡树

蒙塔古·詹姆斯 著
李铁军 等译
王月瑞 校

百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白蜡树 / (英)詹姆斯著；李铁军等译。—上海：百家出版社，2001.4

(西方灵异小说丛书/黄禄善主编)

ISBN 7-80656-279-6

I. 白... II. ①詹... ②李...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英国-现代 ②短篇小说-作品集-英国-现代

IV. 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6312 号

丛书名 西方灵异小说
书 名 白蜡树
作 者 蒙塔古·詹姆斯
译 者 李铁军等
丛书策划 姜逸青
责任编辑 刘小明
装帧设计 梁业礼
出版发行 百家出版社(上海天钥桥路 180 弄 2 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上海中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0.5 插页 2
字 数 234 000
版 次 2001 年 4 月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
定 价 15.00 元

作者简介：

蒙塔古·詹姆斯（1862—1936），生于英格兰，剑桥大学毕业，著名语言学家、中世纪历史学者和《圣经》学者。然而，他的声誉主要是和灵异小说连在一起的。他出色地继承了爱尔兰著名灵异小说家拉·法纽的传统，把西方灵异小说的艺术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高度，创作了许多一流的“古文物”题材的灵异小说。这些小说的内容和风格影响了许多后来的通俗小说家，著名现代恐怖小说家拉夫克拉夫特盛赞他是“最伟大的超现实主义小说大师”。如今，他的数本灵异小说集已经被译成十几种文字，畅销世界各地。本书精选的24个短篇小说均为他的名作。

前言

这套丛书所译介的，并非欧美古老的口头传说，亦非昔时泰西民间故事，而是一类有着悠久历史及独特魅力的通俗小说——灵异小说。长久以来，此类小说在西方颇受欢迎，其销售数一度在历史上达及高峰，为各类通俗小说之最，时至今日，依然畅销不衰。仅以美国亚马逊网上书店为例，该书店每年可供读者选择的灵异小说书目便达数千种，其中既有 19 世纪和 20 世纪的经典著作，又有当代作家的流行作品。

在西方灵异小说(Ghost Story)中，“鬼”、“幽灵”之形象自然存在，且不乏魑魅魍魉等另类臆想之物，它反映了远古时期人们在科学不发达的条件下对自然界某些无法了解的事物的想象与诠释。尽管鬼怪故事很早就在西方出现了，但以鬼怪、幽灵为主要描写对象的小说，则是在一百多年前方才出现。其直接的文学渊源，可追溯至西方最早的超自然通俗小说——哥特式小说。

公元 1764 年，英国小说家霍勒斯·沃波尔(Horace Walpole, 1717~1797)出版了《奥特兰托城堡》(The Castle of Otranto)一书。此书在西方通俗小说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首先，它是西方第一部哥特式小说，其故事情节构成



了西方最早的哥特式小说的创作模式。其次，它的问世意味着西方超自然小说的开端。从此以后，西方超自然小说源源不断地诞生，成为与“言情小说”并驾齐驱的一大通俗小说样式。再次，它对当时以及后来的主流文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许多文学流派，众多文学大师，都曾从中汲取丰富的养分。《奥特兰托城堡》出版后，西方掀起了哥特式小说热潮。整个 18 世纪末和 19 世纪初，西方都在流行这类小说。几乎同时，这类小说也在发生嬗变，先是分化为恐怖哥特式小说和感伤哥特式小说两个分支，继而又衍生出科学小说、幻想小说、灵异小说等超自然小说。

灵异小说成形于 19 世纪 30 年代。同古典哥特式小说相比，它的超自然因素——幽灵、鬼怪——不再是情节的辅助成分，而是成了描写的主要对象。故事的场景也不再是设置在中世纪的城堡和寺院，而是与现实生活的场景密切相关。其细节的描写讲究真实，并辅以多种事实考据，使故事内容显得十分自然、逼真。至于形式，则多以短、中篇作品为主。这些小说多以死人的灵魂骚扰活人生活为主题，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们所承受的种种压力和恐惧。

西方最早涉足灵异小说领域的作家应是英国的“历史小说之父”——司各特。他于 1828 年发表了一篇题为《豪华卧室》(The Tapestried Chamber) 的小说。该小说描述了英格兰一位名叫布朗的将军在挂有花毯的卧室备受鬼魂骚扰的故事。之后，许多作家纷纷追随，其中有法国的莫泊桑、德国的克莱斯特、俄国的普希金、英国的詹姆斯、美国的欧文等等。此外，英国文豪狄更斯颇可一提：他不但创办了“灵异小说”杂志，还以圣诞为题材，写了不少这方面的灵异小说。然而，真正把灵异小说的艺术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使之成为一类有别于其他超自然小说的作家是爱尔兰的谢里登·拉·法纽(Sheridan Le Fanu, 1814~1873)。他创造性地将灵异小说的传统主题融入现实生活场景,使故事显得真实、恐怖。虽然他的作品在当时没有造成很大的影响,但却开创了灵异小说的黄金时代。这个时代贯穿了整个19世纪下半期,并一直延续到20世纪头10年。在此期间,佳作不断产生,名家持续涌现。其中最有影响的是英国的蒙塔古·詹姆斯(Montague James, 1862~1936)。他凭借自己精通欧洲语言和中古历史的优势,以考据般的细节描述,展示了一幅幅鲜活的灵异小说的画卷。在美国,同一时期的灵异小说创作虽不如英国,但也出现了伊迪斯·沃顿(Edith Wharton, 1862~1937)这样卓有成就的作家,她的作品代表着美国灵异小说成就之最高峰。到了20世纪20年代,西方灵异小说渐渐式微,其超自然小说的主流地位逐步被现代恐怖小说所替代,但它依然是西方一种颇受欢迎的通俗小说样式。尤其在英、美两国,灵异小说的传统延绵不断,佳作时有产生。

作为在后哥特式小说时代诞生的一种超自然通俗小说,灵异小说在古典哥特式小说和现代恐怖小说之间起着承上启下的功用。自然,它的价值不仅仅是体现在文学史上,其别具一格的审美情趣及价值,同样不可忽略。灵异小说的主题,通常表现为亡人之灵魂骚扰活人。这种骚扰虽能引起恐怖,但用意却未必邪恶,且往往事出有因——或为了对活人的罪孽施行报复,如《白蜡树》;或为了揭露活人的一个不可告人的阴谋,如《黑魅的胜利》;或为了宣泄对生前某种事物的留恋,如《夜半铃声》;或为了成就一项终身奢望的事业,如《琴魔》。灵异小说家们的这些创造与当时西方



社会对死亡的普遍态度有关。1977年,法国著名学者菲利普·阿利埃斯(Philippe Ariès)写了一本研究死亡的著作《死亡时刻》(The Hour of Our Death, 1981)。在这本著作中,他罗列了巴黎和伦敦的丧葬极其豪华的若干事实,并引用了当时一位法国人在日记中所写的一句话:“我们生活在一个美丽的死亡的时代;德维尔勒夫太太的死亡是高尚的。”显然,这种“美丽”、“高尚”的死亡意识既反映了生者对死者的哀悼,也反映了生者畏惧死亡、掩饰死亡的心态。

事实上,这种对死亡的“恐惧”正是灵异小说,特别是后来的现代恐怖小说所意欲产生的主要艺术效果。提起恐惧,人们头脑中马上会浮现出负面判断。然而,现实生活中的恐惧和文学上所塑造的恐惧是有区别的。前者时常意味着邪恶,而后者却每每代表着艺术享受。人们阅读通俗小说为何能消遣?因为它能满足人们闲暇生活的需要。闲暇生活往往需要一种感官刺激,以此达到平衡神经官能的作用。美国心理学家哈里·伯杰(Harry Berger)指出:“人有两种原始需要。一种是生活安宁、有次序、不恐怖、不混乱,有一个预期的熟悉的环境,生活一如既往的幸福……而另一种恰好相反:人类确实需要焦虑、不安,需要混乱、危险,需要麻烦、紧张、危难、新奇、神秘,没有敌人反倒迷茫,有时最痛苦反倒最幸福。”在一般情况下,这两种需要是相互矛盾的。倘若追求安宁、有次序,必然会感到厌烦、千篇一律;而追求新奇、有波折,又必然会带来麻烦、危险。通俗小说——自然包括灵异小说——恰好能综合这两种需要,使矛盾暂时得到解决。因为一方面通俗小说的故事曲折,藉此建构起种种极端的“非常世界”,给人的感官以强烈的刺激;另一方面,这种刺激又是由虚拟世界的紧张带来的,不

会有实际危害，在阅读过程中，反倒能让读者产生若即若离的特殊快感。所以，没有必要对灵异小说的恐怖艺术形象效果产生疑虑。当然，这些西方灵异小说内容也存在着一些糟粕(诸如过分夸张的恐怖描写、个别迷信色彩较浓的情节等)，需要读者细加审视。

本丛书拟分辑出版，第一辑选编五册，全为中、短篇小说，分某个单一作家的专集和若干作家的合集两大类型，力争涵盖 19 世纪初至 20 世纪上半叶英、美、法、德、俄等西方主要国家的主要经典作品，突出诡异性、恐怖性、惊险性。希望我们的努力能得到广大读者的认可。

上海大学外国通俗文学研究中心主任

黄禄善 教授

2001 年 1 月 18 日



目
录

白蜡树	(1)
阿尔伯瑞克修士的剪贴书	(14)
第13号客房	(26)
波因特先生的日记	(42)
怀特敏斯特住宅	(49)
一幅镂刻版画	(71)
老鼠	(83)
图书馆里的幽灵	(89)
失踪与露面	(107)
亨福利先生及其遗产	(120)
托马斯修士的财宝	(140)
神秘的如尼文	(158)
校园怪事	(179)
巴切斯特教堂的座椅	(187)
消夜	(198)
玩具房里的幽灵	(207)
失落的心	(217)
马丁的围场	(227)



目 录

• 西方灵异小说丛书 • 2

马格纳斯伯爵	(244)
山那边的景致	(258)
玫瑰花园	(278)
警告好奇者	(289)
不寻常的祈祷书	(306)



白 蜡 树

凡是去英格兰东部旅行的人，都会见过那里的星罗棋布的乡间宅邸——一种小巧玲珑的灰色建筑，通常为意大利风格，周围是八十至一百英亩左右的园林。我一直着迷于那样的房子：浅灰色的橡木篱笆，风度蹁跹的树木，芦苇环绕的池塘，远连天际的森林。再者，我喜欢柱式门庭——也许就是红砖砌成的安妮女王时的房子那种，灰泥粉刷，融合着 18 世纪晚期的“希腊”风尚。里面的大厅直达屋顶，通常用作画廊，并放有一架小风琴。我还喜欢藏书室，在那里陈列着从 13 世纪诗歌到莎士比亚剧集的任何作品。当然，我也喜欢那里的绘画作品。不过，最使我感兴趣的却是里面的生活，不是现在，而是在房屋初建的年代，地主庄园走向没落，金钱并不丰富，但生活却丰富有趣。我希望拥有这样一所宅邸，再有足够的金钱应付日常开销，并以简朴的方式招待朋友们。

这些都是题外话。我想告诉你的是一系列稀奇古怪的事情，就发生在我刚才给您描绘过的这样一栋房子——萨弗尔克的卡斯特林哈姆庄园。从故事开始时算起，这所建筑已给改建过多次，但我所提到的主要部分——意大利门庭始终没变：一座方方正正的白色房子，屋内要比屋外更加破旧；花园外边是树林



和池塘。与众不同的是这座房子连标志也没有了,如果从花园方位观察它的话,你可以看到屋子右边有一棵巨大的古白蜡树,它的枝叶几乎遮住大半个墙壁,树枝几乎可以碰到房子。我猜测,在卡斯特林哈姆开始衰落,也就是往护城河里注水并兴建伊利沙白式住宅的时候,这棵白蜡树就已经长在那儿了。总而言之,在1690年,这棵树正值壮年,枝繁叶茂。

就在这一年,卡斯特林哈姆庄园所在的地区发生多起女巫案。究其原因,纷繁复杂,大概可归为当时人们对女巫的普遍恐惧。女巫们的招供也大多与严刑逼供有关,我不想贸然下结论,还是让读者们自己判定吧。

卡斯特林哈姆就有这样一位给宗教法庭判决死刑的受害者,名字叫莫西索太太。与一般女巫案不同的是,莫西索太太生活富足,有一定的社会地位。教区里几位较有名望的农场主为救她不惜奔走呼号,使尽浑身解数以证明她的清白。

要命的证据是卡斯特林哈姆庄园主梅希威·沸尔爵士提供的。他宣誓证实,在满月的夜晚,他有三次透过自家窗户,看到莫西索太太“在我房子边上的白蜡树上”采集树枝。她爬在树上,只穿一身宽松的睡衣,用一把奇怪的弯刀砍掉树枝。她一边干,一边自言自语。她对外来的声音很敏感,每当爵士去抓她时,她就变成一只野兔,穿过花园跑向村子。

第三个晚上,他拼命追她,一直追到莫西索太太门口。他敲好长时间的门,莫西索太太才走出来。她睡意朦胧,一副刚从床上爬起来的样子。不过,爵士也找不到合适的来访借口。

基于这一有力证词,尽管这并不足以说明莫西索太太和其他教民有什么不同之处,她还是被定为有罪,判处死刑。一星期后,她与其他六个不幸的人一道在贝瑞·圣埃德蒙被绞死。

当时,任副郡长的梅希威·沸尔爵士出席了这一死刑的执行



仪式。那是三月的一个早晨，在绵绵阴雨中，刑车向北门外的那座长满荒草的山上行进，绞刑架就竖在那儿。犯人们有的无动于衷，有的痛苦欲绝。自己的生命就要结束，莫西索太太却表现出一种全然不同的态度，用当时记者的话说：“不管是围观者还是行刑人，大家都认为她那恶狠狠的表情活脱脱地就像疯狂的戴威尔。”她对执行官没有任何抵抗，她只用特别可怕和恶毒的眼光看着那些送她上绞架的人。其中有一个人对我说：“一想起她的眼神，我就会心惊肉跳，祷告上半年时间。”

据说莫西索太太一直嘀咕着一句好像没有任何意义的话：“客人要到庄园来了”。

莫西索太太的举止并未给梅希威·沸尔爵士留下什么印象。他和教区的牧师在莫西索一案结束以后谈及此事，在审判过程中，他并非完全出于自愿地提供证词，他对女巫并不感兴趣。他一再声明：关于此案，他提供不出更多的证据，不过，对于他所看到的现象，他敢肯定没有看错。对他来说，整个事件令人厌恶，因为他喜欢与周围的人和睦相处；同时，他觉得有义务这么做，也的确这么做了。这好像是他的诉讼主因，就像其他有理性的人一样，教区牧师对此大加赞扬。

数星期后，在五月满月的那个晚上，牧师和梅希威爵士又在花园相遇了。他们一同向庄园走去。沸尔夫人回了娘家，家里只剩下梅希威爵士，因此，牧师克卢姆先生没费周折就给爵士说服，到庄园跟他共进晚餐。

那天晚上，梅希威爵士玩得并不开心，他和克卢姆先生的谈话大多集中在家庭和教区事务上。值得庆幸的是，梅希威爵士写了一份书面备忘录，内容涉及他在财产方面的打算和意图，后来证明这个备忘录写得正是时候。

九点半左右，克卢姆先生觉得该起身回家了。他和梅希威

爵士一起转到庄园后面那条砾石小路上。有一件事情克卢姆先生记得很清楚。当他们看到我前面所讲的那棵长在房子窗户附近的白蜡树时，梅希威爵士停下脚步说道：

“什么东西在白蜡树枝中上窜下跳？不会是松鼠吧，它们应该呆在窝里才对。”

牧师看到一个正在跑动的小动物，但在月光下看不清它的颜色。不过，就看这么一眼，他的脑海里便留下了这个动物的轮廓。他说，尽管听起来很愚蠢，应该承认，不管是松鼠，这个小动物不止四条腿。

尽管如此，两人都没多说，道别后各自回家。谁料到这一分别，见面却是几十年以后的事儿。

第二天早晨，梅希威爵士没有按习惯在六点钟下楼。七点过去了，一直等到八点，爵士仍没有下楼。于是，仆人们上楼去敲他卧房的门。我不用赘述他们敲门时何等焦急，也不用描述他们如何一遍又一遍地敲。最后，他们破门而入，发现主人全身发黑，死于非命。现场没有暴力的迹象，窗户是开着的。

一个仆人找来牧师，又在牧师的指点下骑马去通知验尸官。克卢姆先生以最快的速度赶到庄园，给领到死者所在的房间。他曾把对梅希威爵士的崇敬及对他所遭受不幸的巨大悲痛记在一本书里，现摘抄一段文字以说明这件事的整个经过和当时人们的普遍看法：

“没有丝毫迹象显示有人强行进入爵士的卧房，但卧室的窗户是开着的，我可怜的朋友在这个季节经常把窗子打开。每晚他都要用银制的酒杯喝上一品脱淡色啤酒，但今晚他没有喝完。剩下的酒由来自布里来的医生霍德金斯先生检验。他检验完后，在呈给验尸官的检验报告中称，他没有发现酒里有任何有毒成分。自然，尸体的肿胀和发黑引起波伊森邻居们的议论。床



上的尸体扭曲着，由此可以推测，我亲爱的朋友兼庇护人很可能是在极度的痛苦与挣扎中断气的。更让我难以理解的是，这场凶残的谋杀案的作恶者所留下的可怕而狡猾的罪证。整理和清洗尸体的工作托付给一些妇女们，她们极其悲伤，对自己的工作非常负责。她们忍受着身心遭受的巨大痛苦和悲伤来到我这儿，告诉我说她们刚把手（她们没有戴手套）放在尸体的胸口上，就感觉到手心上有一种怪异的疼痛，接着就传到前臂，然后就不停地肿胀起来。这种疼痛持续不断，但从皮肤表面上看不出任何病症。据后来证实，她们有好多星期都不能干活。

“听到这些话，我请教仍呆在庄园里的医生。我们用放大镜仔仔细细检查了尸体这一部分的皮肤状况，但除去一些极小的刺芒以外，没发现任何有价值的东西，也许致他于死命的毒素就是通过这些小刺所在的地方进入爵士体内的——你还记得《波几亚教皇》中所说的那个戒指及其他众所周知的最后一代意大利波伊森人让人毛骨悚然的符咒吗？

“关于尸体的症状就说这么多了。我想补充一点的是：这只是我的亲身经历，留下来以供后人判断是否有价值。在床边的桌子上有一本小开本的《圣经》，无论有无重要事情，我的朋友都会在晚上睡觉之前和早上起床以后看上一章。我拿起这本《圣经》——大限已至，预兆成真，怎不让人泪如泉涌——在这个无助的时刻，我的脑海里闪现这些念头——人们都倾向于通过《旧约》、算卦等许多迷信的手段来寻找事情的蛛丝马迹，常说这种办法是伟大的殉教者、神圣的查尔斯国王陛下以及福克兰勋爵阁下创造的。必须承认，我的这种试验不足为凭，不过，我希望后人能查出这件可怕的事件的真正原因，这里只把自己算卦的结果写下来，或许能为后人提供帮助。

“我打开《圣经》，把手指随意放在一段话上。我试验三次，

第一句话是《路加福音》第十三章第七节：‘把它砍了吧……’。第二句是《以塞亚书》第十三章第二十节：‘其内必永无人烟，世世代代无人居住’。第三句是《约伯记》第三十章第三十节：‘它的雏也咂血，被杀的人在哪儿，它也在哪儿’。”

以上是从克卢姆先生的书里摘抄的段落。梅希威·沸尔爵士按期入棺下葬，并在周日为他举行葬礼，由克卢姆先生主讲。在他的墓碑上雕刻着这样一句话：“死因不名，可能是英格兰的危险人物或反基督者的残忍行为”。这是教区牧师的观点，同时也是附近地区大多数人的看法，那就是：梅希威爵士是天主教复辟阴谋的受害者。

他的儿子，梅希威二世继承了他的头衔和财产。卡斯特林哈姆家族的第一个悲剧结束了。需要指出的是，这位新任男爵并没有住进他父亲生活过的房间，尽管这并不值得大惊小怪。在他有生之年，除偶尔到访的客人住过那间房子外，再没有人住过。他死于 1735 年，在他活着的时候，我没有发现特别之处，只是牛和其他牲畜的死亡总数随着时间的推移以惊人的速度增长。

对细节有兴趣的人可在 1772 年的《绅士杂志》中找到那篇谈到牲畜死亡数字的文章，这篇文章引用的是男爵自己书中的事实。男爵略施小计，牲畜再不发生意外：他注意到，凡在屋里过夜的牲畜都不会受到袭击，于是他晚上就把所有的牲畜关在畜栏里，院子里连一只羊也不留。自此以后，这些怪事儿就落在野鸟或狩猎地的动物身上。没有人能找到充足的理由以解释这些现象，整夜的监视也无济于事，对弗尔克这个地方的农民所称的“卡斯特林哈姆疾病”，我也不再详述。

如前所述，梅希威爵士死于 1735 年，其儿子理查德继承爵位。在理查德爵士治家期间，扩建了宅地北边的教区教堂的家